

少年文艺 20年精品佳作权威选本

蓝水晶 紫水晶

N代人 文学写家 创作砸了里程碑 / 少男女 梦幻涂鸦 青春无需成年礼

20
年
以
来
……

校园普及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艺》精品佳作选•

lanshuijingzishuijing



序言 青春的书写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方卫平

“青春期”作为一个与少年文学叙事有关的概念,大约是二十年前才出现在我们的创作语境中的。在此之前,“青春期”一直游离于中国当代少年文学的创作视域,成为被作家们集体遗忘或完全拒斥的书写内容。我们那时候所能读到的少年故事,基本上都已经把“青春期”丰富的生命和情感内容很自然地做了大幅度的简化或剥离。不管这种简化或剥离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它们都反映了特定时代普遍的意识形态对于少儿文学创作的权力控制和影响。

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第一篇作品是韦伶的短篇小说《出门》。我还清晰地记得将近二十年前《出门》的发表带给少儿文学界的那一缕清新和惊喜,也记得作品中那个第一次独自出门的小姑娘凌子的新奇感受所带给我们的心理叩击。“雾真大呀”;“凌子眼前净是弥漫着的雾,这雾仿佛要把她吸进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洞里去”……那种朦胧而又精致、细腻的少女情思,几乎是第一次让我们在当代少年小说艺术中领略

了青春期特有的心理波澜和风景。

从《出门》以及此前不久发表的《今夜月儿明》等一批作品开始,“青春期”逐渐成了当代少年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对象。一场围绕着青春期展开的革命性书写尝试开始了。

梅洛·庞蒂认为:“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用这句话来考察当代少年文学中对于青春期的关注和书写,无疑是十分合适的。青春期首先是一个身体蓬勃生长的时期,身体的拔节和生理的裂变,使少男少女们对自己的身体变得格外关注和敏感起来。于是,对身体的关怀和描写,也就成了真正的“青春期”书写的第一个重要特质。

有研究者曾经发现,“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当代小说在表现成长主题时,有这样一处空白:身体发育的缺失。缺失使少男少女们丧失了性别特征:男孩没有青春萌动带来的躁动不安;女孩没有初潮,换身衣服就能装成半大小子(李学武《蝶与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而近二十年来的少年小说写作,则把鲜活的性别特征和身体感觉带入了我们的阅读经验——“凌子朝镜子走去,一下子心跳起来:镜子里那个姑娘就是她吗?那纯粹是个姑娘,而不是个女娃娃!那样的身段,只有在一个长大了的姑娘身上才看得见。而且由于穿的游泳衣太贴身,那些线条显露得多明白呀。凌子的两个脚趾头在冰凉的地面上紧张地弯曲起来”;“她让太阳尽情地晒在自己的脸上、腿上、手臂上,晒在自己那变化着的身上”(《出门》)。这是一种诧异中伴随着喜悦的心情。他们也开始关心自己在异性心目中的身体形象:“我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一直盯着我看,不由自主地想像了一下我的背影是否好看。记得有次同学们在一块闲聊时,有同学说过,我的背影看



去虽然苗条可有点驼。想到这儿,我禁不住直了直背。但是当感到背后看着我的是一个陌生的男生时,又猛醒过来,自觉自愿地重新把背驼起来,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男生寄来一封信》)。自然,也开始关注异性的一切,“我是如此用心地在心里感受着他的一切:他的挺直的鼻梁,他的孩子气地向前嘟着的嘴唇,当然还有他投篮时奋力跃起的身姿……”(《跟阴雨有关》)。引用这些片断,是想说明,这些关于身体的“镜像”如此频繁地出现,至少证明了,在这场关于青春期的书写革命中,“身体”确乎成了不可缺少的艺术主角。

身体的苏醒及其细节的发掘和呈现,借用上述梅洛·庞蒂的话来说,还只是问题的“开始”。“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肉体——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学,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见《话语的德性》,海南出版社)。当代少年小说对青春期的文学探索和表现,主要是从两个向度展开的。一是展示青春期特有的情感过程,或云锁烟埋,迷蒙无绪,或天高云淡,单纯明净。这些情感流程可以产生于几对姐弟之间(《姐姐比我大两岁》)、同学之间(《黑色的秋天》、《逃学》、《漂亮男生》、《LOVE 天长地久》、《一千零一个愿望》),也可能发生在师生之间(《我的“爱情鸟”要飞走了》)或偶尔邂逅的异性之间(《六年级大逃亡》、《合欢路口》)……它们隐秘、自然、单纯、倔强,有时候显得来去无踪,难以言表,有时候又清晰无比,挥之不去。它们可能是两颗不设防的心灵的自然接近和朦胧爱恋,也可能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内心里演绎着的一场可怕的单相思”,或者,干脆是一种对于异性的虚幻的情爱想像。毫无疑问,近二十年来当代少年小说对于青春期情感心理学的文学发现和描绘,在这本《少年文艺》选编的小说

集中有了相当集中的呈现。

另一个向度则主要涉及情感伦理学范畴。对于青春期情感生活的评价和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和教育实践中,来自各种立场尤其是某种偏执的成人立场的权力偏见仍然固执地存在着。在这些偏见的施虐之下,青春期情感生活的某些现实忌讳被无限放大,而其伴随人生成长过程的精神合法性则被彻底排斥。在《男生寄来一封信》、《陈一言和谭子的平常夏天》等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原本单纯的友谊被粗暴而无情地践踏和伤害。在深深的失望和无奈之中,作者含蓄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吁请和价值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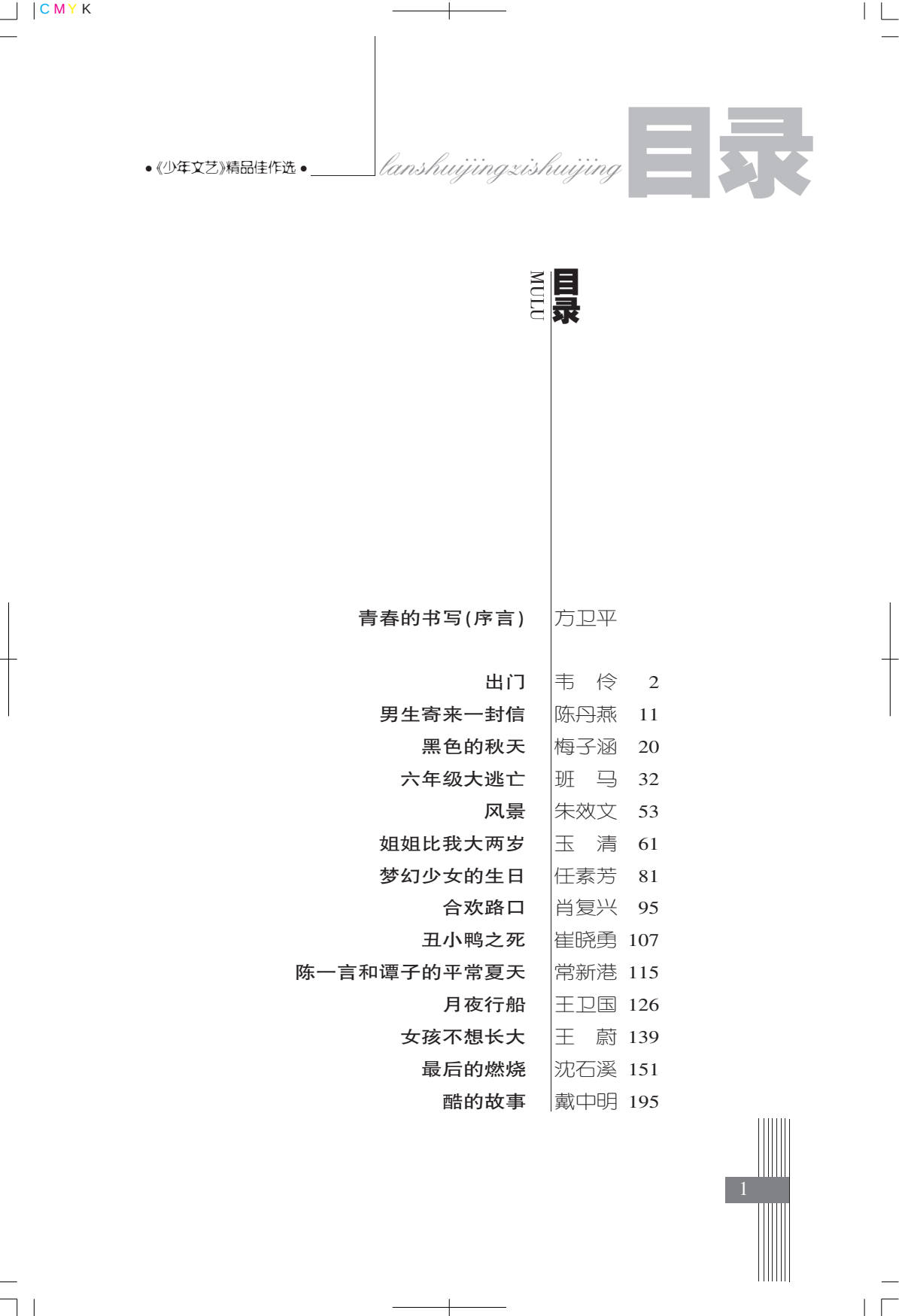
因此,这部以“青春期”为核心概念的《少年文艺》选编的小说集所描绘和讨论的绝不仅仅只是青春期的情感生活话题。事实上在今天,任何一个关于青春期的话题都可能牵连着十分深广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生活内容。在这部小说集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酝酿了许多青春期故事的现实生活背景 and 历史文化土壤的存在和力量。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本书所揭示的二十年的文学进程中,当代少年小说作家在青春期故事的叙事形式和讲述语体方面也做了多方面的尝试。换句话说,本书不仅凝结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期的情感和美丽,也呈现了一个时代少年小说作家的激情和文学创造力。

这里的许多故事曾经打动过我,重新读它们,我仍然不时会被它们所感动。

我希望,它们也同样能够深深地感动你。

2005年3月14日

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少年文艺》精品佳作选•

lanshuijingzishui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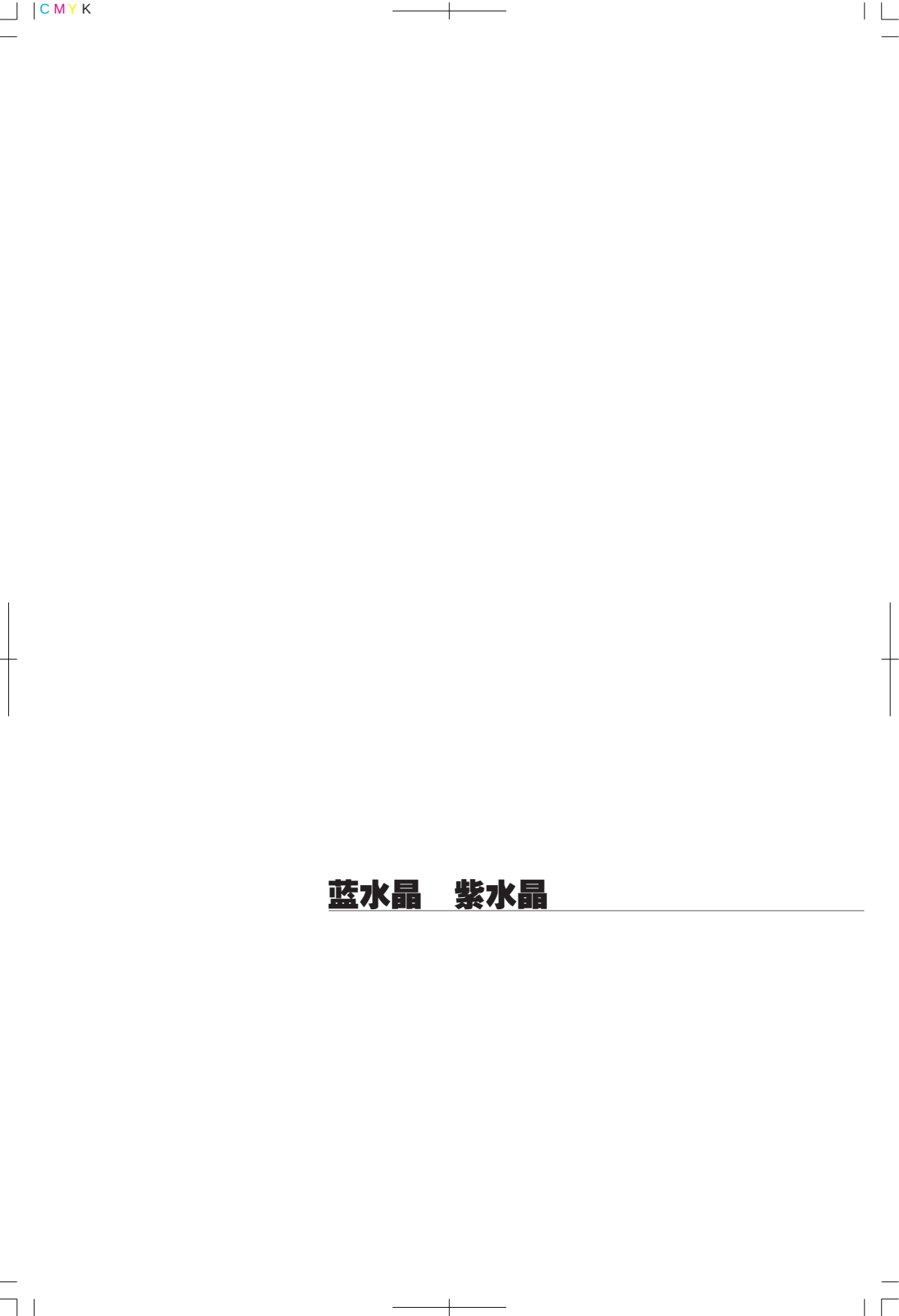
目录

M U L U 目录

青春的书写(序言)	方卫平
出门	韦 伶 2
男生寄来一封信	陈丹燕 11
黑色的秋天	梅子涵 20
六年级大逃亡	班 马 32
风景	朱效文 53
姐姐比我大两岁	玉 清 61
梦幻少女的生日	任素芳 81
合欢路口	肖复兴 95
丑小鸭之死	崔晓勇 107
陈一言和谭子的平常夏天	常新港 115
月夜行船	王卫国 126
女孩不想长大	王 蔚 139
最后的燃烧	沈石溪 151
酷的故事	戴中明 195

MULU
目录

我的“爱情鸟”要飞走了	伍美珍 209
逃学	张 旻 223
漂亮男生	雨 君 237
一错再错就对了	李治中 252
跟阴雨有关	谢倩霓 268
LOVE 天长地久	韩青辰 281
一千零一个愿望	饶雪漫 291
红楼无梦	董宏猷 304
环行跑道	安武林 319
编后记	330



蓝水晶 紫水晶

出门

○ 韦 伶

【提示】一个十五岁少女第一次离家出门的细腻体味和动人经历。那种天真而胆怯，羞涩又骄傲的心理也许是走在成长路上的你最为熟悉的，相信你会从这样的描述中得到启示。

雾真大呀。

下车后，凌子简直看不清方向了，一年前妈妈带她到温泉来的时候，她记得这公路的左边临着嘉陵江，右边山上有许多拥挤在一起的老木房、老砖房。可是现在，雾把它们全吞没掉了。凌子眼前净是弥漫着的雾，这雾仿佛要把她吸进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洞里去。

凌子实在没有料到，今天早上会有这么大的雾。在她为这次旅行做准备的时候，她是这样想像这个星期天的：四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她的头发，她背一个妈妈的小皮包，穿一件橘黄色的毛衣，走在去温泉公园的人流中。这次单独旅行，将使她十五岁的生日过得多有意思！这可是凌子有生以来第



一次独自出门呵。

可是碰到了雾。

也许是靠着江边，雾是那样的大。走出十步远，温泉车站的站牌就看不清了。凌子头发上、睫毛上，全都被雾笼住了。

她心里有些发慌：这茫茫的一片，往哪里走才是公园的那条小道呢？

凌子紧盯着脚下那一块地面，地面只能辨认出很近的一块模模糊糊、灰白灰白的大半圆。凌子觉得仿佛梦游在雾里一般。前面朦朦胧胧的，似乎也移动着一个灰的人影儿。凌子小跑几步，辨认出那是个男的，细高个儿，穿一件风衣，她有依靠似的朝那个人影儿奔去，叫道：“叔叔！”

那人没有理睬，凌子又叫了一声，哟，什么“叔叔”？转过来的那张脸庞是那样年轻，年轻得顶多只能把他唤做“小哥哥”。凌子为自己的误会害羞，那人仿佛更害羞，甚至有些脸红了。凌子问：“去温泉，怎么走？”那人回答：“走……那儿！我也去。”

他用手指了一下，自己先朝前走去。凌子紧跟着他，心里有些埋怨那个“小哥哥”，为什么不等我呢？走那么快干吗？

真怪，到了公园门口，雾也散了。雾一散，太阳就钻出来了。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伙伙老老少少的游客，那气氛就像乡下赶集似的。凌子夹在他们中间，走进了公园。她本来以为别人会为她一个人出来旅游感到惊讶的，可是看样子游客们谁也没有特别注意她。

到温泉，最有意思的那就是游泳啰。这温泉游泳池里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暖泉水，就是四月天脱了衣服跳进水里，人也不会感到寒冷。

凌子来到游泳池，那里已经涌入不少人。大家都不愿放

凌子紧盯着脚下那一块地面，地面只能辨认出很近的一块模模糊糊、灰白灰白的大半圆。凌子觉得仿佛梦游在雾里一般。

弃在这个好天气里到温泉游泳的好时机。凌子来到更衣室，从皮包里取出自带的游泳衣。这件衣服凌子穿着一向很合身，颜色也好，是深红的。可是今天，凌子换上后却感到有些别扭。她的眼睛在更衣室里搜寻着，在对面的墙上找到一面很新的大镜子。

凌子朝镜子走去，一下子心跳起来：镜子里那个姑娘就是她吗？那纯粹是个姑娘，而不是个女娃娃！那样的身段，只有一个长大了的姑娘身上才看得见。而且由于穿的游泳衣太贴身，那些线条显露得多明白呀。凌子的两个脚趾头在冰凉的地面上紧张地弯曲起来。她脑子里很快闪出“十五岁”这几个字。是呀，凌子今年满十五了，十五岁，哪能还像个娃娃样呢？

青春萌动的
微妙心理。

凌子忽然感到一阵害羞，这害羞里也夹着兴奋和一丝儿慌乱。她迟疑地走到更衣室门口，把游泳衣轻轻地扯了扯，这件衣服是不是小了点儿？真的，太小了！凌子站在门边犹豫着，可是，游泳池里是一片划水声、打闹声，到底还是把她诱了出去。

凌子低着头跑出门，仿佛怕冷似的跑到池边，“噔”地跳了下去。

哟，这里水真深呀！凌子跳入了深水区。深水区里，水是深绿色的，绿中带蓝，深得看不清池底。凌子觉得，这里比绿中泛出土黄池底的浅水区要够味儿得多。她仰过身来，两条腿轻轻拍打着水面，像条往上摆直的小鱼一样向前蹿去。这种游法，能让她很自然地仰望晴朗的天空。她让太阳尽情地晒在自己的脸上、腿上、手臂上，晒在自己那变化着的身体上。不错，那两条腿不再干瘦了，长得圆鼓鼓的，很有劲儿。凌子开始变换着姿势在深水区里这样游一会儿，那样游一会



儿。她是有意让那边几个哇哇叫着的得意洋洋的小伙子看看,她也能在深水区里来去自如。

一个穿绿衣、套着游泳圈的十来岁的小女孩,一个小女孩的爸爸模样的人,游到凌子身边来了。那爸爸真笨,打水哪是这种教法呢?凌子向他们游过去。“别紧张,”她说,“腿放松些,沉不了的!”小女孩很听话,丢开爸爸,跟在凌子身后。小家伙是这样信任凌子,凌子心里涌起一股甜甜的从未有过的喜悦。她对小女孩说:“进步真快呀!”

一红一绿两件鲜艳的游泳衣,还有小女孩因为进步受到表扬而发出的欢笑声,引得池里的人们不时朝凌子她们望一眼。凌子觉得深水区里有个小伙子特别注意她们。她仔细一打量,原来是雾里那个“叔叔”!哈!“叔叔”呆在水里,瘦得一根条儿,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凌子游过他身边时,笑嘻嘻地喊了一句:“谢谢你——刚才!”瞧,那“叔叔”脸又红了,真好玩儿。

泡在池子里,一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凌子走出更衣室,头发梳得直直的,披在背后,下一步,该到南边山坡上看梅花鹿了。一个人自由自在按着自己的计划去做,心里是多么愉快。

梅花鹿,迷人的梅花鹿。凌子对这种动物,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一年前,凌子看过一场小舞剧《金色的小鹿》。舞台上,舞蹈演员出色的表演,使凌子对这种神秘、优雅的动物产生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她编了一篇童话《小花鹿》。故事里,凌子想解释关于梅花鹿的花斑、鹿角是怎样得来的。当然,她的解释,包括梅花鹿的生长环境、生活习性等方面的描写,全是躺在床上冥思苦想出来的。没想到,这篇习作被语文老师发现后,居然引起了校语文教研室的轰动,几位老师分别在自己

任课的班级里作了介绍。从此凌子名扬全校,并有了个引人注目的绰号:“小鹿儿”。

凌子走到南山坡养着鹿群的围墙外,隔着砖墙,出神地观看那群迷人的动物。它们或者站着,或者蹲着,每一个姿态、每一组造型都是那样得当、优美,仿佛是最能理解画家意图的模特儿一样。它们大多数时间都沉默着,不时用嘴吻吻草地,不慌不忙地踱几步。有时,它们也扭过头窃窃私语一阵,说着人永远也弄不懂的纯粹是鹿的话。

“咦,这些大鹿里面,怎么还有没长角的呢?”凌子自言自语,又仿佛在询问身边的游客。

“那,那没长角的,是母鹿呀!”一个男中音,有些耳熟,她吃了一惊,扭过头去,一件风衣,一闪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是他——‘叔叔’!”凌子想起了雾里那个人。真巧,怎么又碰上了?他刚才说什么?母鹿,母鹿没有角?凌子可是在她童话的结尾处,让所有的鹿——公的母的,都长出了一副桂冠似的鹿角。

凌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容不得自己栽种的花上落一只苍蝇。她容不得自己栽种的花上落一只苍蝇。

凌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容不得自己栽种的花上落一只苍蝇。她不能等待,所以先前计划好了的许多娱乐项目,比如划船呀、溜冰呀什么的,一下子全被一个念头赶走了:回去,回家去,把那篇童话重新写过,而且把里面的错误告诉老师。天呀,他们怎么把它拿到这么多班级去念了!

凌子急匆匆向公园门口走去。走了一半,又折回来,找到梅花鹿的饲养员,详细向他了解了有关梅花鹿的知识。临走,她从饲养员那本厚厚的书中,抄录了一大段关于梅花鹿生活习性的介绍。

好了,凌子现在才真的对梅花鹿有一点认识了。这些新发现使凌子很激动,这一次,一定要让老师在我的作文中闻



到真正的鹿的气味。凌子站在温泉公园的车站牌下，兴奋地想着。

回家的车老不来。也许，司机没想到，在太阳刚刚升到头顶的时候，还会有人傻乎乎地离开温泉，急急忙忙往回跑吧！你看，这么久了，车站上依然只站着凌子一个人。

好像那边还有一个。那边，远远的，一个蹲在地上的人，慢慢站起，朝凌子这边走来，似乎要同凌子打招呼。

是他——又是他，“叔叔”他也这么早就离开么？

凌子迎着他笑笑：“回家吗？”

那人并不回答，一直朝凌子走来。凌子纳闷了，而且忽然害怕起来：他怎么了？那眼睛怎么那样地看人！不知为什么，凌子打算往一边躲。

可他一步跨过来，离凌子那么近地站着，一动不动，一直拿眼睛望着她。

凌子害怕极了，害怕那人的眼光，害怕那两排黑黑的颤动着的眉毛。“你，回家吗？”她又重复地机械地问了一句，想对他扮一个笑。可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慌乱中发抖。

忽然，凌子预感到那人要做什么可怕的动作了——呵，他伸出手来，捉住了凌子的两条手臂。凌子惊恐地失声尖叫起来：“干什么！你干什么！”

那人仍然不说话，而且也不再怎么样，他只用力捏着凌子的手臂，一点不躲避地直视着凌子。

凌子感到手臂被捏得疼痛起来，又委屈又愤怒，颤抖着说不出话，好一会儿，才哭着一边挣扎，一边狠狠地朝着那人大骂：“走开！走开！流氓！混蛋！”她跺着脚，要是那人撒手，她就用牙咬。

那人忽然放开凌子，朝后退去。凌子惊异地发现，那人仿



忽然，他低下头，像罪人一样站在凌子面前，又猛地从风衣里抓出一张纸条，塞给凌子，然后呼地转过身，朝着温泉公园旁边那条山道拼命跑去。

佛也要哭出来，他的眼里好像也闪着委屈、愤怒和惊慌失措的光。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凌子，用带点鼻音的男中音奇怪地嘀咕着：“你？我说……”

忽然，他低下头，像罪人一样站在凌子面前，又猛地从风衣里抓出一张纸条，塞给凌子，然后呼地转过身，朝着温泉公园旁边那条山道拼命跑去。

凌子茫然地展开纸条，上面的字写得很漂亮：

凌子：

我是高三(4)班的。我看过你的童话，很喜欢。如果愿意，我想做你的朋友，和你一起讨论童话。

我也喜欢鹿，喜欢所有的动物，我同你一样爱幻想。也许你不知道，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是一个孤儿。

另外，请不要生气，你的作文里有一个错误——据我了解母鹿是没有角的。

无论如何，请一定回答我。你不会怀疑我是“坏学生”吧！

没有留下姓名，那张纸折得很好，但看模样仿佛在口袋里揣过一些时间了。凌子读完，下意识地把那张纸折来折去。她觉得现在脑子里迟钝极了，完全是一片空白。刚才这一切，像闪电一样，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让她在毫无准备中张皇失措。

高三(4)班的？不，没有什么印象。可他说出了那篇童话！那么说这个人真是凌子学校的大同学啰。坐在车上，凌子无心观看窗外的景致，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她想好好思考一下，可一下子，又想不好。

她手里依然折弄着那张纸条。



这个人把一切都搞乱了。本来,今天一切都很好的,乘车出来——教小女孩打水——看梅花鹿,她对自己独自出门是满意的。可是,忽然钻出个他!

想一想:假如他是一个坏人,那今天会怎样呢?多么可怕呀!现在看来,他不像个坏蛋。那他是……天呵,他还要凌子回答!

怎么回答?他是那样可怜,瘦成一条……还是个孤儿。他还说:“请不要生气,你的作文里有一个错误!”他是认真读了那篇童话的,而且第一个提出了它的缺点。回校后,见了他该说些什么?

窗外,一棵棵刚发芽的树闪过去了。盘山公路下,嘉陵江水让太阳照得闪烁着明晃晃的光。

凌子看一看自己的手臂——从来没有哪个男孩子,这样使劲儿捏她。这件事,该不该告诉妈妈?不!要是告诉了,凌子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单独出门了。也许等她长到二十岁,还得让妈妈牵着手过马路。

可是不告诉妈妈,许多事儿凌子又拿不准该怎么办——谁能料到以后出门时,还会遇到些什么麻烦事呢?

凌子望着窗外,恍恍惚惚的。

她下了车,脑子里依然矛盾着:告诉妈妈?不告诉?不,怎样告诉呢?

她就这样犹豫着,推开了自家的门。

【编辑解密点评】

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有趣的故事通常是小说吸引读者眼球的力量源泉。但是,也有一类深受读者青睐的作品不在此列。《出

门》就是。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仅仅写了少女凌子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所感,所遇,所想。但是读来还是颇为引人入胜。个中奥秘就在于心理刻画的成功。小说中,少女在大雾笼罩下的兴奋和胆怯,面对异性的恍惚和犹疑,都表述得流畅而自然,传神又细腻,完全把一个花季少女青春初萌的内心世界活脱脱勾画出来了。由此可见,小说的艺术魅力是多方面的,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故事固然重要,但是人物心理的真实刻画,叙述语言的清新流畅,同样可以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文 婴)